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二月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授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旣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并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請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幾今准詔言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亦

以嫌疑路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想
私亂也詔爲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永寧
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頽圯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
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即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
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又遣總管許懷德將
軍十二營駐鳳翔亦以策應懷敏既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
州使備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乃慰諭屬
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
亦進官制略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得還舊職固爲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督遣萬兵爲援實
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
速祗授不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貶降乃

御用出劄子付公曰陝西公邊自分委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
修營城堡羌醜踰年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
陲挫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鬪戰既誤國計慮啓戎
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公狄青填葛懷敏關亡失使臣軍馬器
械並已那移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聚兵
馬精加訓練准備分擊應援及鎮守關輔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
昨經慮掠道路方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
得定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乎定未期卿等早副朝僉久處
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
到日審細從長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庚齎來赴關
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大略曰前嘗上淺攻
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

宜稍衰今民力已因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
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出於一路俟賊
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
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之或有奇功朝廷
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
路沿邊都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僭
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
路雍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
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爲陝西都部英宗復居
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益
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
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英宗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部英宗

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
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公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
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
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况
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塞千里之外不可選度若
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
則環慶秦鳳兩路虜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鄜延復地遠不
能爲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備爲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
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
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累奏未見聽前
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
范仲淹元覽畫事英宗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即別具利

塞關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旨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爲涇原總管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略亦領環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趣行更不敢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即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徙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馮宿以市之又遣使誘諭喃厮囉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

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頗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

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
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
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關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
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
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
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
來共國麤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
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
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整芻蕘以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宗
勸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
一時上欲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

差除問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
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
聞公元昊雖約和而誠爲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舉官明年
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
鄭戩爲代命不可回公既至鄭州又不敢赴關復辭上遣中使趣
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
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
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
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
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
以西北二虜禍豐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
也臣今不暇廣有接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

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
中原抗衝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
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
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
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
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
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
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
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
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
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
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

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
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
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
則又遣使移書過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羸弱
然後驅大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
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
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眞宗
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驂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度河
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
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
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寤而急爲拯救也
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

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
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
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大新
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
條例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
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
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
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
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
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
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
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

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逼境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
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重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
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執口始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
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
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
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
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
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蔽之
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
去冗食之人承宗廟諱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
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一虜豈

足爲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禦戎
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萬衆謂元昊
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
好之事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
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
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
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可知
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
若從其和則北戎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
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
我國家心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
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一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

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
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
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
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昔禍積有歲年元昊
外倚北戎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
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茲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
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爲之舉哀廢朝遣
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
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
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日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
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魏宗信以盟好爲權
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

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朱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其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娶婦頗多犯法人情又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沿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

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此可恃之兵也或謂土兵携家塞下則請給之費尤多臣等曰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比之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損一二年間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戰者宜少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三分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一徙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更可減三分之一又沿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兵修一堡以保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熟戶番兵暨弓箭手與諸塞土兵共力禦之彼欲大舉則必先聞舉集之期我之次邊軍馬盡可括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沿邊山阪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速戰既勝則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

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川路中芻糧無所繼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俱困既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中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爲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

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際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冬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又有涇原之師棄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我則女勢自振如有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董等寨皆可就而城

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
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
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
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
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為憂且北戎久強在後唐
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遂與石晉為父子之
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直抵京師虜若少主暨當
宗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之耻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
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
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欲因而要功其
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且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
陽石晉無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我心于今驕慢且為邊城堅而難

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
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則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
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
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
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
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
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
而就今約二年而成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計也是日公
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
禮法延祚元年及云本國大玉為己據本國號無上章表體式
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韃靼霄上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
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

離雲牀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丹遣人到本國
言南朝今梁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
等來從勉至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
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
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
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
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
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
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北虜欲令元昊納
款其答書云梁適言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
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齎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
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

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
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賦中語錄乃云賦言朝廷議和
何必往問契丹昨是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
往北朝今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
持書而來盟是果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
所來稱號即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
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旣不可屈則恐因此爲名
再墮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爲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
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
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
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
數賊旣從命則契丹以爲己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頗有邀

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
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爲吳祖及自
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家於殿上與陪臣爲列此終豈爲便望且令
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
爲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
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
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
安遠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
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
敢耕殖豈得爲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
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
萬此乃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

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爲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
易當須官自釐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
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爲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
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
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
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
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
急於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
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
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廢城
寨爲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
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鎌刃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

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爲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
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
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
則後必有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
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五季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
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
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爲得計邪且契丹
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
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
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所以羌人誘致邊民遠往討伐既不得志
而還見朝廷封冊曩嘗其心必固不樂近謀之傳契丹國人語云
往河西趣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

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隨明廷言
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
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遺繒帛三十萬今
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彊而國家
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
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作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
國倉卒興師反成敗衄大戎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
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緝
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
夏之地一舉而可圖靈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
必有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
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又在陝

西敵陳陝西合措等事自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臣等手詔委之臣等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未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關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盡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況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父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造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其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時范公色忿欲

再請對以道公語會社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
以爲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群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貌
山党君子范三李鐵冶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
縣環遠虢州廬氏之末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
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負寨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
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
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
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酈延涇原失陷主將正
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
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乘傳往商於料簡錢監
役兵其舊係沁邊禁軍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
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關額興誘致之謀遂不

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齊宣撫司榜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
免罪歸所屬仍召楊拙謝雲行張信將沁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
邵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與洋界又遣秦州將官李方邀殺之張
海等相繼竄岫擒捕餘黨始盡關輔遂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
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遣官分諸州
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
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
數稱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
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幾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
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又一旦
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公使還
復陳涇州置四路都計司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

陝西解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為不便惟太常博士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議轉運司言恐失范示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宗傑前法官自鬻而吏苦輦載之役於邊儲無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邊而得鹽必邊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博願必行之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既用公與富公范公在二府銳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乎詔曰比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有當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效時朝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辨論未嘗顧避事雖屬中書

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張欲預會者皆當世間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遶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即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邸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不察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汝衷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

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辯排屈強虜卒復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許遊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點集

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

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
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明黨之疑思一寤於聖
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
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朋
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
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
前在秦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爲四路招
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滄議奏於朝遣爲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
城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建
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涇原路相視城
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
之嗟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

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
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
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
修敵棚戰樓解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
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
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滄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
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戶若進援兵動
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
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
益之處枉勞軍民乎嘗就差劉滄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
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
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木了堡寨其

永洛城候向去別表聽旨詔從之既而戢罷四路招討使改知水
興軍戢乃坐前帥移文飭漚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
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漚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漚漚復
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械送於獄戢力救
於朝謂洙等沮漚等功又乞令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
詢往視利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漚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
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漚等實違節制何可無
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戢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漚但
降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
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
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
給事中州自偽命揚行密以軍儲之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

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斂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屬
陳天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
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之七年五月徙知
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
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
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具州妖賊王
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具州平鎮之士卒死
敗圍者賻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
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
已授宣軍負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以
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
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

於寨南三十里悉焚之民不爲便公聽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
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
武臣安于無事循尚地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
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闕
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
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止命者徙
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
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徙考李衛公
遺法爲方圓銃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
聞教戒後亦爲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寇吏輒禦捕則以引惹
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虜中使
約束部下尚不聽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

虜寇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葺政廣儲蓄設
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
後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轉運司
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
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
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日以斗
升較之哉况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
管幹河北屯田漕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旣而督州縣
自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手法邊人或徙居它處公
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路是時
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
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

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錢作四說近襄州郡即依康定二年勅作三說由是便羅州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爲便公在定以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揭登聞鼓乞

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競爲公廟後又有詔於此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并與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泚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旣以葭菟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造蕭澗以湛來言葭菟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

北界額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
政府時公爲樞密使諭昇曰虜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
也太宗朝潘美爲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
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脩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
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錫爲井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君舊
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
崑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實舜卿
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
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上供巖谷深險
趨河遠民力艱苦旣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
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轉運
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斂錢往來者其艱阻困於剝剝深爲凶邊

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
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推酤自慶曆
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與酒禁失人心
公請除之詔旣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
未報至公在中書因拾遺赦書亦罷之又論河東一十四軍州諸
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
自來官中每米壹碩支錢二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停見錢七
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
實得一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
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
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零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
於晉路等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

一一等俟亦不能計分紐算錢茶分數遞年盡為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算請鑿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雖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為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不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

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嘗催稅之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疎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為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秦虢大府昔朝廷責其致命遂降州名今四

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敗之士人常以爲耻宜因
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井之統平毅公因
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
因降州爲軍事于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
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從沐聖化與四方向今儀
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賊之迹以慰衆心章旣上翰
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
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
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
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裕享
赦因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

之防秋公曰羗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預知罷不遣
又請三路兵每過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有
闕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鍊青鐵十餘萬所用礮炭錢糧自
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
請權停興劬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羌夷死者燻而後瘞貧者
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喻自今毋得燻爲買
田近郊立表四隅爲園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
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脉不
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實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
以疾乞上許節守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
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
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礮炭差衙前二人歲

納課鐵一十五萬石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賣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入戶三十家充軍戶更不與扇止令歲納課鐵民甚爲苦公奏傳之又論河北諸州當確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斂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至和三年七月疾旣愈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仁義納歌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士義貢奉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旣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

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
書爲意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
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
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此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
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元牒累月檢之不
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覓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
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
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聽以備經久之用
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
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送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
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
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祿令又以所給

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或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念驛令頒
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爲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
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
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
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羨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
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
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
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
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
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
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熙
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

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
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
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
行編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
抵牾請命刪定爲嘉祐編勅迨公爲相又專摠領後屢修編勅而
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
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群牧司以絕券馬難
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
王慶民郭竊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
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
於賢才矧久服於機廷且周知於治體裨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
之文既考師言復消剛日式揚孳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誼佐理功

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
致高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
色訪以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擴俗擾邊勁兵宿野始仗指
蹤之路端升基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感悅策留樞府底河
外之附輸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師干之拜持中山之帥節臨大鹵
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申命登樞摠是煩機乃茲
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敵爲聲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
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月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
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載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
石無心以平而爲體彙講有道以虛而爲宗勉思此言同底于治
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司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惟
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爲綱目類
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
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於館閣自擇儒臣
一員充編校官據崇文摠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
紙爲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
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
案主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
水監罷武吏爲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九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
一員給享前進擬赦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畢咸稱
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光宗遣學行尤異者續食詣京師館
于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循列不以進用欲

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仕之恩
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
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
示存士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爲患尤
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
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
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爲民侵耕遣職方員外郎高
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剩田三千二
百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
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
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
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

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澧水之弊屢
陳於朝終爲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
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澧泊以爲勞
績每歲入奏優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與作不已至堰斷隳沱
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堰徐河以瀦保州西
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澧水漲溢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
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
隨入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澧水入北界
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堰堰閉塞唯務澧泊淤瀦却令北界
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
處有宣祖皇帝先遠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爲澧水冷浸每
歲必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屯田司苛執無敢言

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類其害願更遣要官往彼
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
與趙滋同壁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堤截
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水泛漲浸民田及逐年衝注
破沙堤口子一槩滂沫人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
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
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
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
苟非全德曷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資重之
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

於此國之禁而惟刑之郵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紆茲太平之本原
寔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
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光宗廟諱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
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祗率
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
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
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
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
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抗復以為言中書已
具換官格日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
司殿最之法令考課院為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
撓而實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監去天下藏

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
寺輪舉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
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
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
者嬰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
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
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
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
醇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為
也故公為仁宗哀冊文有云因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叙訣
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為憂公始召為樞
密使因上章乞丙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願斷

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
曲謝日即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
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
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
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
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官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惟陛下何疑
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
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
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建
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
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間陛
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

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異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者于此者
故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敘
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
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
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
欲臺諫官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
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
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廟
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
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
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之乃
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

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中材王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旣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秦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旣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宗曰也

旣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公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勅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富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頷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太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旣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

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為廷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
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為皇子尚堅卧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
曰今既為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
族屬肅諫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太宗正從
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
從英宗有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姦諛之臣言
未當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因讒間不喜一日謂輔臣
曰當初既立他為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
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錢爐矣公贊曰
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為疑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為
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
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三紙

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診脈下藥未幾再進藥尚
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脈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門
候問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
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極
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
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
等請即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制時內外
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
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褒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
艱屬在佐王之略瞻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于奉瑁
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廟逮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
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
而適時道閔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
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
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
懷先見者識之邃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技之基神贊非常之
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闈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
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君飭有邦之畏民心曷
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
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

於福寧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
表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
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
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
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脩
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於進藥
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
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
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却之淋漓
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旣驟自外來又即
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謀兩宮遂成隙
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即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

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
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我
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既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
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
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
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即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
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
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
公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
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坐
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神宗也公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
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

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
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
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老耶又英宗遇劫瑞少恩
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事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
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致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
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
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
仍勅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
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
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
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
焚之若泄則問遂開卒難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

語言起君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
集下所說否弼則不丑聞益富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答於英
宗及分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
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
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
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
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
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
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右曰恐未勝其出公曰
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若喪素仗皆未
具更且俟之公曰此小事朝廷自有旨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
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

臣曰且欲出照體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
與言事官相遠况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邑不
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更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
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即贊之曰
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
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
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
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
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
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
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
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

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
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
四百戶韓琦天資光宗廟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測
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
於幾務而咸發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
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藏書載伊尹
勳格于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行尚
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
辭九七章不得請乃尸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